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濟三

宋 沙 門 道 原 茶

懷讓禪師及賈知別出共七十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

見卷二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持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

見卷三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詔禪師法嗣四人

見錄二人

汝州廣慧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圓翔長興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靈泉和尚

澤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

見錄

新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

荊州玄覺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九世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揚光庭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

見錄

緣素和尚法嗣

邵州小道進禪師一人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邵州遊寂禪師

汾州善昭禪師

見錄

曹谿別出第二世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見錄一人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

唐肅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代宗皇帝

汝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一十八人
見錄二人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
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

澧陽圓眾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宣川志滿禪師
賓陵靈坦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已上一十六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涪州朗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河南尹李常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貞蓮淨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意和尚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四面山法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曹谿別出第四世

義悅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荊南惟忠禪師法嗣

忠禪師亦
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

玄固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溫	興善寺太	禪師
太筠	聖寺覺	禪師
筠	禪師	禪師
萬乘寺宗	化度寺仁	慈恩寺太
宗	瑜	恭禪師
仁	禪師	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無機緣語句不

龍興念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鄂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
師曰其間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

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
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

彭行審用禪師
已上四人無擾

東京法志早稲

聲舉揚與盲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
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第十二世住

僧問和尚見古人

得何意旨便歇去休三師作圓相示之間如何是

麼師舉手云邪邪

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間如何是最初一句
師曰未具世界時閑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
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
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五師
謂衆曰爾江見資福剝竿便迴去脚跟也好

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
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
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
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
無師作圓相示之間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
吉寮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柱杖
頭上掛草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

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
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
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
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
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
院遇守廊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
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
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捐膝師喝南院以

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印從
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照南
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
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
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
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黎幾時曾到南院來
六 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
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
自後應鴻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
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

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波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跼步驟泥沙盧波擬進語師以拂子蓦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波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波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惑兩蹊而今與

汝一齊掃却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覲著若覲著即瞎却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咸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顎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普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輒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

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紺背角泥牛痛下鞭問
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
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
圓天且居羑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
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僧
曰如何師曰平木奉文侯知心有幾
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
間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

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漫
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聞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
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憊鵝護雪
且喜蠟入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
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
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
林泉世間無憂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
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播真宗問摘葉尋枝

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
開堂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捏怪請師直
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
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
生華物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
第三
譚今古迴顏獨皺眉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
待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
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櫂師曰自在不點曾渾
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
波斯衣繫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

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憑負古人機問隨緣
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
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
體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
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
囂道者知機變拈與雪窓拭淚巾問九夏賞
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
涌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
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
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猿唯實問王道

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交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鬼著鞋人喫肉間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燉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間紫菊半開。

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間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驥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法肇
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内心

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
機想慮不來駛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掉入故名離
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
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
江南三月裏鷗鴟啼處野花香問百了子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
角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
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
曰拂石櫻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
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
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慤問心印
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首帥投歸欵未見

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
吠堯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
角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
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
曰拂石櫻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
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第十三僧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
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慤問心印
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首帥投歸欵未見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礪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

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濟三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秋紀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閻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相續箇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

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契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撻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

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
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
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
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
打問四衆圍繞第三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
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
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
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
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
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

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
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
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
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心
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
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
何師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
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瞽爾三千界間一句
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

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濟公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心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濟公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腳底濟公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濟公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濟公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濟公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濟公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濟公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

謝閣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濟公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弦琴請師音韻濟公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濟公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濟公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濟公師曰閻黎到此多少時也僧

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箇是詎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

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
次二
今年六十七 老病隨緣且遣日 今年記取來年事 來年記著今朝日
十四
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

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真

明暗盡時俱不照 日輪午後是全身

言訖安坐日將昧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

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僧問佛界與衆生
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間傘蓋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鵠巢

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

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十五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

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
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
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
攬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驚
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
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
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
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研額師乃拭

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
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
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
作麼異日師揣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
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

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
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
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
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
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研額師乃拭

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

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謂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

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齊三

十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

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

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

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
如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
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清三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
氏家本豪盛鬚眉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
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
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
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

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
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
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
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印南張曰傳教人也當
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印照曰善
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
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
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
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贊煥然舌禪遇
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

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齋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迺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

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百卷一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

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

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十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

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草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泊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譲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

大開成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
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
沉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鑰
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
慮憂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
慮相繼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勅追入內微
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
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
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
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

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
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
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闡張羅大千八部之衆
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
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
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
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
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矛戈互相攻擊情
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
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失人唯
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遂

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挈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善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諱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鑄盤釵釧爲一金攬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尚

異同遮表之迥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均尸而顯一性前後之執則也故涅槃

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
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
不解謂之祕藏智者達了則不名藏此其證
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
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

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藉別魔

說及外道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
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有人等師會昌元論皆裝作爲之序引盛行於世

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誠令
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
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
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
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
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
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
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
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

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眼之自

寂此時更無所見
照體獨立
寂也此時更無所見
萬智亡階
密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
散亂與三昧此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今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
三昧諸波羅
岸與彼岸是相
是見上一時起用否
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生相爲
一法有爲一塵
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
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荅史山人十問
問答是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
濟三
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
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
明荅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
一本今參而寫之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

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
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
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
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
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
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
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
明荅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
濟三

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
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
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
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
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
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
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
說度脫衆生衆生且即非衆生何故更夢度
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
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

或即說佛滅度常品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
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
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
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

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
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
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
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
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

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曰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益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

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令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

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
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
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答一切衆生
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
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
第十三
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
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
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
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

性以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
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
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
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
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
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
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
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
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

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

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

曰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
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

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
悟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
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
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密
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
諸緣事通世出世也

作無義

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

第三

十六

事是狂亂心

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
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捨處所作不量是非
令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即爲
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狂亂隨情念臨終

被業牽

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
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惺悟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情中欲作而止情中察理不欲作
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
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
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胡暮之間所作被
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被
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在
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
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第三

十七

茲	疾	移	切	涪	綽	謀	切	情	七	政	嘹	力	昭	鯢
磁	州	名		大	魚	雄	切	鯢	五	芳	切	鯢	鷗	古
州	名			魚	雄	曰	鯢	鯢	口	切	鷗	牛	也	馬
九	切	莫	侯	切	貌	覩	七	鷗	七	華	切	馬	步	扇
以	九	切	莫	侯	切	觀	慮	鷗	鷗	切	馬	切	馬	扇
王	因	處	也	矛	兵	也	顛	頭	也	本	古			
				盾	食	尹	切	顛	也					
				干	櫓	之	屬	顛	也					
				美				顛	也					
				捻				顛	也					

